

刘慈欣 王晋康 | 推荐 夏笳 | 作序

星际掠食

长铗作品

这是一个以文明的名义掠食的时代。

当人类跨出地球，我们的能力还足以支撑我们的野心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际掠食 / 长铗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8150-5

I. ①星… II. ①长…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12388号

书 名 星际掠食

作 者 长 爪

出版统筹 黄小初 周亚林

选题策划 张海龙 后 超

版式设计 刘小玲

责任编辑 姚 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6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字 数 330千字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150-5

定 价 32.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言】

我与长铗平辈论交，都是双子座，又几乎同时出道。掐指一算，读他的作品已有快十年了——大概也可以算是“读着长铗作品长大的”吧。当年我有种理论，即科幻小说一定要“宅”一点才好看，这“宅”里面又可以粗略划分为“技术宅”、“文艺宅”和“白冷烂宅”。按这种分法来看，长铗的作品大多属于那种理工男写出来的“技术宅”小说，各种科学梗层出不穷，恨不得一边读一边翻维基百科，才能读到尽兴畅快。与此同时，他又是那种天生会讲故事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像侦探小说，丝丝入扣，层层剥茧，引着你一步一步跟着往下走，适合雨夜拿来下酒，很好看。

与长铗第一次见面，是2007年夏天在成都。科幻大会结束后，一群人组团杀去峨眉山，白天游山玩水，夜里喝酒烤肉。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长铗出手

打赏了两位抬滑竿的挑夫一笔巨款做酬谢。这让我感觉他身上有股风华正茂的少年侠气，光明磊落，让人顿生亲近之意。从金顶下山时，缆车前队伍排得甚长，我提议不如步行走到雷洞坪，最终只有长铗响应。我们沿着狭窄的石阶健步如飞，两袖生风，边走边聊着未来几年的写作计划。山顶云雾缭绕，草木萋萋，偶尔有几声鸟啼虫鸣打破寂静。那一路真是畅快极了，恰同学少年，不过如此。“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2009年5月，我去武汉游玩，又与长铗相约，凑了两男两女，四人结伴去往湘西凤凰。这一次长铗带领我们跋山涉水，跑到山中一座人迹罕至的苗寨，住在老乡家里，吃腊肉喝白酒，讲赶尸谈下蛊，以及各种怪力乱神的传奇。当晚大家喝得满面通红，围坐火塘边，高声争论起科学与人文孰优孰劣的问题——最终自然是谁也没说服谁。屋外大雨哗哗地下，猎猎涌动的火光在墙上投下奇形怪状的影子。这让我想起两百年前一个阴雨连绵的夏夜，四个文艺青年在日内瓦郊外一间别墅里发生的故事，只可惜我们未能像他们那样，写出开一代之先河的传世名作。

几年之后重读长铗的作品，愈发深刻地体会到字里行间那股侠气。这股侠气与其说联系着中国传统文化，不如说与科幻本身一样，是新与旧风云际会处的产物。他总将故事背景设置于那些充满戏剧张力的历史时刻，那些新异之物不断涌现、各种可能性喷薄而出的微妙瞬间。在这样的时刻，个人选择被赋予了巨大的历史动量，仿佛巴西丛林中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将有可能在北美平原上掀起一场风暴。于是道成肉身，凡人可以一步登天——东方称之为“时势造英雄”，西方称之为“Chosen One”。某种意义上，科幻小说作为一种通俗文类可以长盛不衰的魅力也正来自于此：在魔法被祛魅的时代里，我们需

要凡人凭借技术而创造的传奇，需要新的现代性神话。

这种“科学传奇”（Scientific Romance），让我重新去思考科幻中“科”与“幻”的关系，去思考什么是中国科幻的“中国性”，乃至于我们这一代中国科幻作家的写作。在我看来，科幻小说是一种诞生于“边疆”（frontier）之上，并伴随边疆不断游移迁徙从而生生不息的文学。这边疆绵延于已知与未知、魔法与科学、梦与现实、自我与他者、当下与未来、东方与西方之间。因为好奇心而跨越这边疆，并在颠覆旧识和成见的过程中完成自我认知与成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对于西方中心的“人/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发现世界、创造世界同时自我创造的过程。而于中国人而言，科幻作为一种文化舶来品，本身亦构成了一个外部大世界侵入中国这个封闭小世界内部的某种“边疆”。在边疆地带，不断发生着关于新与变的震惊体验。在此意义上，中国科幻正是要把这一系列时代巨变中的震惊体现出来，去塑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堪做弄潮儿的中国式英雄。

这些思考，让我更加清楚地把握到长铗写作中某些主旨性的东西：在他古今中西兼容并包的宏大世界里，反复萦绕着一个堂吉诃德般郁郁寡欢的“中国王子”形象，他野心勃勃，求知若渴，一心想要掌握传说中的屠龙之技。屠龙是为了书写传奇，然而屠龙之技一旦练成，龙被赶尽杀绝，传奇也就不复存在。正如同侠者练就天下第一的剑术之时，也正是其挂剑归隐之日。正是这种现代性断裂自身蕴藏的悖谬，造就了中国王子的野心与忧郁。但忧郁归忧郁，他还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独自一人往命中注定的道路上去。正如同《梅花杰克》中那位孤注一掷的赌徒，妄图凭一己之力创造另一重历史，一个另类中国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中国并非被迫卷入现代世界格局，而是执黑先行，占得半步先机。但他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历史一旦被

胜利者写成，就只剩下一种讲述历史的方法。正是在此意义上，“想象另一个中国”，成为晚清以来几代文人挥之不去的“中国梦”，也是百年中国科幻最核心的创伤情结。

眼下你拿在手里的这本选集，收录了长铗最为优秀的作品。在我看来，它们的优美深刻之处，正在于通过一段段细腻生动、以假乱真的虚构技术史，一个个超越自身时代的孤独英雄传奇，展现了这种对于历史的迷思，这份当代中国技术青年在世纪之交的巨变中所独有的野心与忧郁。这些作品中，我觉得最能代表长铗风格的，是获得2009年银河奖的《屠龙之技》，黑客侠士，一战成神，有股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气势，又热血又能战。而我私心最偏爱的，则是发表于2010年的《昔日玫瑰》。这是一个讲历史，讲女神之死的故事，相比起长铗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少年侠气，这样面朝往昔的忧郁更加耐人寻味。

最近几年长铗忙于创业，小说写得少了，也几乎不在各种科幻活动场合露面。2014年年底他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常住杭州，邀我有空去玩。我亦期盼着，于烟花三月时去西子湖畔会一会老友，听他讲一讲这些年来创业路上的传奇故事——或许比小说还要精彩得多也未可知。

夏笳

2015年1月1日

夏笳，80后美女科幻作家，北京大学物理系学士，中国传媒大学电影学硕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其作品《关妖精的瓶子》荣获2004年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

目 录

001	星际掠食
039	屠龙之技
085	昆仑
115	674 号公路
155	扶桑之伤
195	麦田里的中国王子
235	昔日玫瑰
273	梅花杰克

星际掠食

一

“若马凯还活着。”

这是强尼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而现在，到了人们谈论“若强尼还活着”的年代，马凯已经无人提起了，强尼却时常被人们挂在嘴边。

每当周一，女人们被“守护者”带走，履行每周一次的“天浴”时，男人们就会相顾无言，彼此在心中幽幽地重复着一个疑问：若强尼还活着，生活又将怎样？

每当“超级碗”节日到来，门蒂就会把那台唯一的收音机调在104.8兆赫。喇叭里传来“喀喀喀”的噪音，我们却似乎听到了来自赛场排山倒海的欢呼声，我们远眺着火红的天空，凭息凝神。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到这台古老的机器前，聆听这毫无意义的电流噪音，思绪似乎飞到了气势恢宏的雷蒙德·詹姆斯体育场上方。在那儿，匹兹堡钢人队的四分卫格雷厄姆在最后35秒创造了超级碗总决赛历史中距离最长的一次达阵。

“强尼，你听到了吗？”门蒂对着天空泪流满面地轻轻呼喊。

强尼这个人，并不像他的外表那样鲜明，他是个矛盾统一体。强尼与我们奥克罗星的第七代地球移民不同，他身材高大，没有我们后天形成的适应强重力环境的罗圈腿；他相貌英俊，女人们说他长得像电影明星克劳德·罗尼——事实上，女人们根本就没见过克劳德·罗尼，甚至连一部电影也没看过，但强尼的英俊却毋庸置疑；强尼的牙齿洁白耀眼，虽然他常抽那种烂菜叶子卷成的“古巴雪茄”，这令我们土生土长的奥克罗人自惭形秽。我们的牙齿由于长年受高放射性地下水污染，上面结满了黄而粗糙的牙垢，就像“四环素牙”——当然，我们从未见过劳什子“四环素牙”，但强尼见过。他见多识广，嘴里常挂着“四环素牙”、“本垒打”、“全明星跑锋”之类的新鲜名词。当然，这也是他的魅力之一。

强尼有一种把人吸引到他身边的魔力，尤其是女人。当然，这只是传闻。强尼常对我和“哲学家”说：“若我的队伍里全是女人，革命早他妈成功了。”

这句话，我谨慎地将之理解为幽默感。起初，我们对强尼雄心勃勃地对我们所承诺的一切深信不疑，但后来，当我们学会了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强尼的个人魅力就要打个问号。

哲学家是一个人的绰号，因为他头顶秃光，留有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的长卷毛而得名。

由于麦克利尼早早地死了，哲学家就是队伍里唯一一个当强尼还在开着“猫的第九条命”号飞船打家劫舍时就认识他的活人，所以哲学家的话是后人对强尼这个人的历史评价的重要依据。但是自从强尼死后，哲学家就三缄其口，一副“是非功过任凭后人评说”的超然态度。于是人们只有通过我——强尼口中的“中国人”胡安·陈的回忆来了解强尼。

我深知自己的叙述将对强尼的历史定位产生什么影响，所以我力求客观公正，不掺杂个人感情于其中。但事实上，我本人对强尼的理解是肤浅的，没有人能走进强尼的精神世界，虽然强尼早已走入那些与他出生入死的战友甚至素昧平生的普通人的心灵深处。

要了解强尼，还得从强尼嘴上常挂着的“第一猜想”开始，那就是：若马凯还活着……

二

马凯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从未见过，马凯在“猫的第九条命”号的海盗时代就见上帝了。马凯的形象都是通过强尼的回忆以及哲学家的点头呼应而建立的。

“马凯体格健壮，如果打橄榄球，他是一名不错的四分卫。马凯身手敏捷，他能在一分钟内把一把拆得七零八落的柯林特手枪组装好。他双手都能耍枪，像这样……”每当叙述到这里，强尼就会从大腿上的枪套里掏出枪，嘴里伴随着“呼、呼、呼呼呼”的配音，连配音的节奏都一成不变，先是一停一顿的两响，然后是四连响。马凯收拾敌人时，会打光枪膛里最后一发子弹，哪怕对方早已断气，他也会毫无节制地把子弹打光。强尼耍枪的手法飞快，枪可以旋转着从食指移到小指，令人目眩神迷。但他只会一只手这么耍，而马凯两只手都会，可见马凯的确很绝。

强尼从不吝惜对马凯的溢美之辞，不过我以小人之心揣度，那仅仅是因为马凯已经死了。这种猜测得到了哲学家的印证，马凯还活着时，强尼可没少和他争勇斗狠，好几次甚至大打出手……谁才是“猫的第九条命”的领导者？“他们两人都是，就像斯巴达人的国王。”

哲学家说。

当然，强尼也没少嘲笑过马凯。

“他那活儿不大，射出的尿却像加农炮弹的曲线一样凶猛，弧线又低又平，射程却很远。你们知道哲学家射出的尿像什么吗？”每当说到这里，强尼就会像笑岔了气的老人一样，喉咙发出很长的嘶嘶的声音，“就像那种又短又粗的臼炮射出的炮弹。是吧，苏格拉底？”

哲学家臊红了脸，大伙哄然大笑，连女人们也不例外，也许她们都在想象着那个能把尿射得像加农炮的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和强尼在一起，空气中就像飘满了令人喷笑不止的呛药，但很少有人知道这种呛药有时也会爆炸的。强尼从未冲我们发过火，虽然他老是大大咧咧地吆五喝六，可我们深知，他的内心单纯而善良，这一点与严厉的马凯大相径庭。强尼常对笨手笨脚的“屁墩”说：“小子，你要是在马凯手下混，早就要挨鞭子了，那种用柏油浸过的鞭子亲吻屁股的滋味很绝，想尝尝吗？”

说到这里，强尼的目光就会在哲学家的脸上稍作停留。由于强尼每叙述一段“猫的第九条命”号的往事，都会加一句：“哲学家，是吗？”所以，我们对这种目光不以为怪。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强尼的话弦外有音。传言在身为海盗时，马凯就一直想干掉哲学家，而每一次都是强尼挽救了哲学家。

哲学家在“猫的第九条命”上干过什么蠢事，已经无从考证了，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马凯的选择是对的。可惜，洞若观火的马凯虽然解决掉哲学家就像掐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但他终究没有干掉哲学家，相反，马凯自己却被干掉了。

马凯之死一直是强尼心中的痛，每每回忆到此，强尼都是打着哈哈用那种调侃的语气含糊过去。我们却深知，这个话题是应该回避的。没

有人去打听马凯之死的详情，所以这一情节直到现在仍是一个谜。

马凯除了转枪和射尿这两门绝活，还有一门看家本领：他玩俄罗斯轮盘赌从未输过。

俄罗斯轮盘赌，是为转轮枪装上一颗子弹，参赌者随机转动，然后对准自己脑门开一枪，直到有一名参赌者被爆头为止，可以想象这种游戏是多么残酷危险。但它的确简捷有效，是太空海盗中最令人信服的一种解决争端的方式。有许多次，“猫的第九条命”号与同行们血拼到最后，眼看就要船毁人亡时，马凯就会站出来，单挑对方船长，决斗的方式便是俄罗斯轮盘赌。

“你们知道‘星鼻鼹’号上的大白熊吗？那可是个身高六英尺九英寸、体重三百磅的大块头，当枪管指着他的脑门，他居然哭得像个娘们，马凯像抚摸儿子的头一样安慰着高大的大白熊……这就是马凯。”

叙述到这里，强尼就会收声止笑，很不耐烦地打量着一个方向，好像他的哥们正站在一块岩石后小便，随时准备上路。夕阳给他粗线条的脸部轮廓笼上一层柔和的金边，那粗硬的短胡须茬也变得柔软透明。这画面很令女人着迷。强尼离不开马凯，就像麦卡特尼离不开列侬^①，那种兄弟的情谊绝不逊于任何人间诗篇大书特书的两性之爱。

当上帝连续掷下十九次“自由女神”朝上的硬币后，第二十次终于“总统”朝上了。在一次无关紧要的玩笑中，马凯用枪管抵住自己的下颌，这一次他的眉头跳了一下，他的手指就像在做一次“认识自我”的哲学思考，迟疑了好久才扳下去……结果，枪响了。

马凯的脑袋瓜就像在舱外开香槟，发出很清脆的声音。舱外是真空的，我们都很怀疑强尼能听到“很清脆的声音”，但这个比喻的确很形象。

① 两人均是披头士核心成员。

“妈的，这是个阴谋。”当强尼转过身来面对我们时，他的目光就像电焊枪喷出的幽蓝火焰，令人不敢正视。他的鼻翼微微翕动，喘着粗气。

这是一个什么阴谋？强尼没有告诉我们。

三

关于马凯的信息，只有以上这些，真正的故事始于2585年那个秋天，“猫的第九条命”号飞船在新约克着陆。

2585年，天知道这个数字在奥克罗星这个前不见村后不着店的鬼星球上有啥意义，但强尼铭记着这些。

要认识强尼这个人，你得注意到他一些与众不同的特性，比如他手腕上戴着一块齿轮结构的金属手表，上面镶有二十四颗钻石，还同时显示地球上二十四个时区的时间。这些毫无意义的时间强尼却看得比钻石还重要，他可以不时抬起手腕瞄一眼说：“这会儿，纽约巨人队正与新英格兰爱国者队进行季后赛的第二场淘汰赛。”那神情看起来好像他随时可以动身亲临赛场加油助威似的。强尼是第五代太空流浪汉，他这辈子其实压根儿就没见过那颗传说中湛蓝碧透、水汽氤氲的星球。但他是个地球通，他狂热地迷恋着那些尘封已久的地球往事。这一点倒是与英国佬哲学家相似。哲学家被强尼判定为英国人，且有八分之一爱尔兰血统，这是因为哲学家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用英格兰的某个地名命名当地的一些地区——比如这个纪念意义非凡的新约克镇。“全世界只有英国佬这样做。”强尼说。

而我，仅仅因为我的面孔扁平、鼻子稍塌，便被强尼判作中国人。他从不叫我的名字，而是直呼“中国人”，好像这是一种尊称。

他的确拥有一种天然的让人亲近的力量。

“孔夫子曾说过：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强尼第一次见我，便搂着我的肩膀如是说。

那一刻，我热泪盈眶。孔夫子是否说过这样的话并不重要，我是否有中国人的血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奥克罗星，我们坚持了二百七十年后终于见到了地球老乡。这在太空大发现时代，堪称奇迹。

四

三百年前，人类终于发现了数学上早已预测到的穿越时空的捷径：爱因斯坦-罗森桥，于是光速终于不再是星际旅行的障碍。人类可以通过这种天赐的为数不多的奇异点进行跳跃。可以让你在几个普朗克时间的长度内产生数万光年的位移，而无须付出任何昂贵的能量代价。但是这种免费的巴士充满随机性，且没有回程票。这是因为爱因斯坦-罗森桥是由负能量控制的，人类的知识尚不能理解玄虚离奇的负能量，更别说创造出它了。你永远也无法预测到这个奇异点是通往星空的哪个位置，这就像是量子层面的旅行，只存在概率上的分布，而不存在确定的“站点”。

与麦哲伦的环球旅行不同，太空冒险家是没有机会回到母星享受那种英雄归来的礼遇的，这种旅行就像棘轮的旋转，是不可逆的。即使你沿原来的奇异点返回，也会像被抛在无名小站的旅客，发现自己面对的是那种完全陌生的巨大虚空。地球，那是再也回不去了，这是条真正的不归路。运气好的，能找到一颗与地球环境相差无几的星球生存下来——比如我的祖上，无疑就是这样的幸运儿。而强尼的祖先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沦为海盗，靠打家劫舍过日子。当航线

上已无可劫掠的资源后，他们便进行一次新的跳跃，经历无数次跳跃后，到了第五代——也就是强尼这一代，他们来到了奥克罗星，遇见了我们。

真不知道这是强尼的幸运，还是他的不幸。正如他带给我们的，既有幸运，又有灾难。

在强尼和他的弟兄哲学家、麦克利尼在新约克镇降临之前，我们的生活平淡而清闲。哈希人为我们提供食物，星期五人为我们建造地洞，亚威农人与我们交易——他们用驯养的鹈鹕交换我们的金属制品、电子仪器、望远镜。

奥克罗星人仍然过着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他们没有工业、科技、电力，所以我们祖上遗留下的高科技玩意成了一堆废铁。但是奥克罗星人迷恋这种容易生锈的破烂，他们没有矿业和冶金业，所以金属制品实在是保值不跌的硬通货。而那种可以紧掠地面飞行，像波斯地毯一般的大鸟鹈鹕，是相当便利的交通工具，我们很乐意与精明的亚威农人交易。直到好几代后我们才发现亏了——起初我们用一磅硅钢制品换一只鹈鹕，后来我们用一颗螺钉换一只鹈鹕。

亚威农人的智力水平与人类不相上下，是奥克罗星三种智慧生物中智力水平最高的，但很奇怪的是他们并不是这个星球的统治者。他们的长相、外形是不对称的，人类也有不对称的生理特征，比如右手往往比左手强壮一些，心脏在左侧，这种现象叫作对称破缺。而亚威农人的对称破缺的程度则有点夸张，在与他们的右上肢对称的部位，你不太可能找到一只左上肢，而在明明应该是左下肢的部位，那儿却分明长着一只左上肢。如果你还在为他们奇特的外形咋舌不已，那就把目光投向他们的面部吧——如果那还能叫面部的话。他们的脸用专业的语言说，不存在一个真正的透视点。好比十台照相机围着一个模

特，从不同角度各拍一张，然后拼在同一副照片里——这在人类的艺术中叫作立体主义，是毕加索的发明。这就是亚威农人，你常常搞不清面对的是它的正面，还是侧面，你观察它的方式，就是它的存在方式。有趣的是，亚威农人的智力水平与道德水平也是不对称的，这群混蛋坏透了。

星期五大概是因为我们祖上是在一个星期五发现他们的而得名。他们是与人类外形上最相似的奥克罗星人，至少他们是对称的，而不像亚威农人那样看起来就像是核辐射的牺牲品。他们拥有强壮发达的上肢，下肢短小弯曲，分得很开，就像穿纸尿裤的婴儿，走路一摇一摆。为了弥补这强重力环境下的支撑缺陷，他们的屁股上长有肉墩，累了随时可以用肉墩支地休息一会儿。这就是强尼把手下一个星期五人叫作“屁墩”的原因。星期五人是奥克罗星人口最多的种族，他们的智力水平差强人意，相当于人类的十岁儿童。一个致命的缺陷让他们很难成为这个星球的主人：他们的记忆力太牢固了。这种说法可能令人难以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星期五人的脑袋奇硕无朋，这让他们可以随时记住任何环境、生活信息，甚至祖先的记忆也先天地保存在大脑之中。他们无须口口相传，也无须文字记载，人人都可以把祖上发生的故事倒背如流。但悲哀的是，他们的大脑虽储存着海量信息，却缺乏组织、整理、归纳、提取、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他们的大脑结构就像金字塔的巨石那样紧密垒砌、坚固无比，却也死板机械。打个比方，如果一个星期五人在某个地方发现了猎物，他第二天、第三天仍然会在原地守株待兔，他们把经验当作常识。星期五人虽然拥有强壮的体格，但这种智力缺陷是致命的，他们根本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环境，所以他们才会把哈希人奉若神明。哈希人指导星期五人狩猎、采摘果蔬，回报是星期五人必须为哈希人卖苦力。星期五